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险法》融入的法源维度分析

Анализ правов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внедрен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ценностей в «Закон о страховании»

Analysis of the legal source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asic socialist values in the "Law on insurance"

王春梅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
pangdongmei71@163.com

Ван Чунмэй,

профессор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Тяньцзиньск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КНР
pangdongmei71@163.com

Wang Chunmei,

Professor of Law School
i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pangdongmei71@163.com

© Ван Чунмэй, 2021

DOI: 10.17803/2587-9723.2021.4.064-070

摘要: 从法治角度而言,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 无疑需要将作为政策与道德范畴的核心价值观转化和提升到法律规范层面, 使其获得司法、执法和守法的法源性与规范性。但是, 就我国法律实践和社会现实来看, 作为法院裁判依据与主体行为准则的规范依据尚有其他规范类型。是故, 中国《保险法》作为传统商法领域之基本法律, 从立法者中心立场之法源维度而展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应当以中国《宪法》和《民法典》为法源基础, 一方面从基本原则和法律规则两个场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融入, 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立法目的条款获得呈现, 另一方面需要区分法源规范与非法源规范, 以司法解释作为法源规范之补充,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保险法》相关司法解释, 以济核心价值观法源规范融入之不足, 充分发挥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保险立法、保险实践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有效规范和引导我国保险业健康发展, 展现与落实保险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器”作用。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保险法》融入; 法源; 规范类型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国商事立法完善”(17VHJ00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春梅, 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Abstract. The main socialist values are the soul of socialist legal construc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basic socialist valu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maintaining a combin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on a legal basis and State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moral norms,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socialist values.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of basic socialist values into legisl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basic socialist valu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and order and an important way of implementing basic socialist valu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rule of law, upholding the basic socialist values in laws and regulations undoubtedly requir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levation of basic values, such as politics and moral norms, to the level of legal norms, so that they can receive a source and normative characteristic of justice, execution and protection.

Howev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judicial practice and social reality in China, there are other types of norms that serve as the basis for court decisions and the normative basis for the behavior of the subject. Therefore, the “Insurance Law” as the basic law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ommercial law, the introduction of basic socialist values developed by a legal source based on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legislator, an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ivil Code of China. Here is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main right and dominant in the legal system of any country.

The content “The state supports the basic socialist values” was added to article 24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opted on March 11, 2018. So that the basic socialist values are raised to the level and height of constitutional norms, and, thus, the defense of the basic socialist values has the highest legal force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guid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in article 1 “the task of legislation” further proposes and requires “the promo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accept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codes as a legislative tradition and legislative style.

This is what provides the normative basis of the legal sourc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Law on Insurance into the basic socialist values.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as the main forms of manifestation of law in the source of law, have also become two fields in which the basic socialist valu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Law on Insurance. Field integration at the level of basic principles should be mainl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bu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surance activity and insurance management, the overall integrity of the core values should be raised to the highest level of maximum integrity in order to offer a higher degree of honesty to insurance entities.

Integration at the level of institutions requires not only the concretiz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maximum integrity, but also the integration of basic values, such as freedom, equality,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to specific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offer norms of behavior and justice for insurance entities and judicial authorities from the level of a legal source. In addition, from the position of judges in the center of justice, from the legal source, the introduction of basic socialist values has certain disadvantages, therefore, other types of norms besides legal sources should be introduced, such as appropriate judicial explanations about the Insurance Law, in this general field, to help correc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Insurance Law in the legal source, the full manifes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iding and guiding role of the basic socialist values in the insurance legislation and insurance practice of China, the effective normalization and leadership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demonst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of insurance to the socialist economic order of China, and serves as a “stabilizer” of public order.

Keywords: basic socialist values;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n Insurance”; legal source; classification of normative acts.

“法源”亦即法律渊源之简称，意指有效力的法律的表现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制定法国家，法源在范围上限于《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法的表现形式。¹《保险法》作为法律层面的法之表现形式，自然属于法源范畴。从法源维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保险法》融入，不仅因法源是法学理论与法学学科中的基础性概念，更因法源范畴的法之表现形式为民商事主体与法院提供了有效力的行为规则与裁判规范。在我国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之当下，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成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而“入法入规”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法源范畴的法的表现形式之中，亦即“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³

当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源范畴之法的表现形式，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基本方式。对此，《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立法需求，把法律的规范性和引领性结合起来，坚持立改废释并举，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立法。”⁴之后，中共中央又在其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进一步着力要求和推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⁵由此，“立改废释”就成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获得法源性、与规范性的基本方式。

时值我国《保险法》修订之际，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我国《保险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保险法》的法源依据，就成为充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落实和贯彻《意见》与《规划》要求，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维护保险市场公平竞争和保险合同效力，有效分散和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以及平衡保险人和保险消费者利益的有力举措。

¹ 刘作翔：“法源”的误用——关于法律渊源的理性思考，《法律科学》2019年第3期，第4页。

²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6日。

³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6日。

⁴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6日。

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险法》融入的法源基础

无论就历时性而言,还是就共时性而言,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立法和法律都不仅仅是纯粹法律思维的产物,而是嵌入与融合着某些价值准则、道德理念、道德共识等。这些价值准则、道德理念、道德共识必然反映和呈现其所处时代、所属国家和民族的某种特性,亦即时代精神、时代特色。但是,这些时代精神、时代特色融入其立法和法治建设的做法略有差异,如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入宪模式,而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国家则采取入法模式。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聚我国当代价值共识与道德风尚的时代精神呈现,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立法融入则既包括宪法层面,也包括法律法规层面,由此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法融入的全面性与深入性。职是之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险法》融入的法源基础就包括宪法和民事基本法两个层面。

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险法》融入的宪法基础。《宪法》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法和统帅地位。我国《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统帅与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必须首先进入《宪法》,并且已经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获得了实现。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第24条增加“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不再仅仅停留于道德规范层面,而是上升至宪法规范的层面与高度,并由此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具有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

在《宪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之后,各领域立法必然面临如何通过立改废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的问题,并由此成为《保险法》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宪法规范基础。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险法》融入的《民法典》基础。宪法效力具有优先级,其“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规定无疑对民商法领域的立法融入具有示范和统领作用,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规范却始于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实施的《民法总则》,其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以立法目的条款的形式被写入《民法总则》之中,获得了民事基本法的法源性与规范性。之后,按照我国《民法典》制定“两步走”战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被融入《民法典》之中,成为我国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民事基本法律的核心价值指引。此外,《民法典》在第4条至第10条规定的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公序良俗和绿色原则,以及各编中的某些具体规则,如总则编中意思表示和民事法律行为之规定,物权编中第286条业主行为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要求之规定,以及合同编第619条出卖物包装方式应当符合绿色要求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平等、自由、公正、诚信、法治、和谐等价值是完全一致的,亦可以视为对核心价值观的升华转化与基本原则及规则固化,从而展现出《民法典》以民为本、崇尚自由、尊重和权利之内核与价值意蕴。

《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遵循和秉持民商合一的立法传统与立法体例,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不仅为民事领域的其他立法提供法源性和规范性基础,发挥和具有引领和指导作用,对包括《保险法》在内的商事领域的立法亦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是商事领域立法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源规范基础。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险法》融入之法源场域

法律体系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构成,而作为法源形态的法的表现方式主要由原则和规则构成。诚如各种时代精神进入法律秩序总是需要一定的关口,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保险法》亦需要一定的关口与场域,这即《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以此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保险法》的法源性与裁判之规范性。

法律原则蕴含、彰显与承载了一部法律的精神理念与价值意旨,贯穿和指导立法、司法和守法始终,协调和统帅着各项具体规则,发挥着行为指引、阐释法律和漏洞填补等功能,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统帅性等表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可以很好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和融入到法律基本原则之中。

不过需要注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多元性与层次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和融入法律基本原则,并不意味着将12个核心价值观全部转化和融为基本原则,而应当根据作为融入对象的该部法律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以及其立法目的进行考量确定。

《保险法》作为商事领域的重要立法,以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加强保险业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我国保险业健康发展为立法宗旨。⁸而作为《保险法》规范和调整的保险活动以及保险业发展是否规范与稳健,不仅关涉当事人利益,更关涉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良好运行,关涉人民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关涉国家的富强昌盛与和谐发展,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虽然可以作为保险活动与保险业发展的价值目标与运营结果,但不宜将其转化为保险法基本原则。相反,保险活动与保险业稳健发展所欲追求的富强、和谐目标除了要通过守法经营,尊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实现外,更主要仰赖于保险活动当事人及相关主体的诚信行为和诚信经营。也就是说,诚信是保险活动和保险业健康和稳健发展的基石,与核心价值观之诚信价值完全契合,将诚信价值转化与融入保险法之诚信原则价值同一、逻辑自治。

⁶ 金梦:核心价值观入法的立法样态研究,《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第157-158页。

⁷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页。

⁸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条。

当然,由于保险活动和保险经营的自身特点,要求当事人具有更高的诚信度,即最大诚信,这无疑拔高了核心价值观之一般诚信。因此,核心价值观之诚信转化和融入《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时,需要遵循《保险法》对当事人的主观诚信要求,并以此规范和指引其行为,而不应囿于一般诚信,否则将可能受到规则的否定性评价,从而发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法律规则是基本原则的贯彻与落实,为主体行动和法院裁判案件提供规则供给。而且,法律规则与作为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及全体人民价值判断“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⁹是十分一致的。因为,“事实上,法律的规则是在人们共同意愿基础上制定的。它是实施疏导的‘建筑’;它是积极有力的力量,正如规范运河流向的航道;它将规定了堤岸内河水的流向,指挥着洪流在堤岸里流动。”¹⁰诚信价值观融入最大诚信原则虽然可以为《保险法》及其实践应用提供了价值支撑与价值指引,但却不能直接主体行动与司法裁判提供规则供给。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需要在规则层面进行具体融入,为保险活动当事人和司法机关提供法源性的行为规则与裁判规范。

应该说,在诚信价值观融入《保险法》之前,已经存在诚信原则的规则落实,如《保险法》第16条如实告知义务规则、第23条保险理赔和赔偿、给付保险金规则、第27条保险欺诈规则,以及第116条、第131条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和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行为规范的禁止规则等。不过,这些规则欠缺核心价值观层面的价值指引与支撑,亦无法获得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理据,故仍然需要诚信价值观的融入与阐释,使其作为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时,获得核心价值观的内核与支撑,进而可以在行为指引与裁判说理中发挥教育说教和补强说理之功能,¹¹提高规则和裁判的可接受性。

与此同时,《保险法》还应当在既有规则基础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进行规则融入,即可以在《保险法》修订过程中,将保险实践中某些彰显和契合诚信价值观,又比较成熟、民主、合理的规范类型与规范内容吸收和转换为保险法律规则,完成规范转型与升华。例如以最大诚信原则为法理基础的如实告知义务不是《保险法》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险实践中发生纠纷较多的问题,我国司法实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最高院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三、四中均有涉及,可以借《保险法》修订之机,将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转化为《保险法》的规定,一方面细化如实告知义务规则,改变我国宜粗不宜细的传统立法取向,提高《保险法》的可操作性与实施性,另一方面体现诚信价值观的规则融入。再如最高院《保险法解释二》第7条在总结审判实践基础上规定的保险人弃权规则,其法理基础亦为最大诚信原则,契合诚信价值观,也可以植入《保险法》,弥补我国《保险法》保险人弃权规则之缺失。此外,关于保险人说明义务、防范道德风险、保险人抗辩,以及保险合同订立时代签名、见费出单等司法解释的规定,都直接或间接体现着诚信价值观,亦可以考虑以适当的方式纳入《保险法》,成为诚信价值观的法源规范。

在此需要注意,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规则融入时,除诚信价值观外,还应当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观予以融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亦是法的主要价值。但是,由于保险合同的格式性,以及国家对保险业的监管性,尤其有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公正和法治价值,需要对保险活动当事人的意志自由进行某些限制与剥夺,由此可能影响和限制了自由、平等核心价值观在保险活动和保险经营中的呈现与作用发挥,使其不能转化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但这不影响将自由、平等核心价值观融入具体规则之中。例如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体现着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意志自主,故我国《保险法》第39条和第41条将受益人的指定权与变更权赋予给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当然,由于被保险人是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障对象,故《保险法》将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最终权利交给被保险人,即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需要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但是,在实践中,不仅受益人的指定及其认定颇为复杂,而且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是否需要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以及何时发生变更受益人的效力也存在不同认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事关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也事关自由、法治价值观的规则融入与践行,故为了尊重和维护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意志自主,践行自由价值观,可以将《保险法解释三》第10条关于受益人变更的效力的规定引入《保险法》第41条,同时为与《民法典》总则编、合同编中意思表示到达生效规则一致,可以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有权变更受益人,但投保人变更受益人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由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受益人自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到达保险人时发生变更。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应当向变更后的受益人给付保险金。未书面通知保险人的,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的意思表示对保险人不发生效力,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向保险合同载明的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同时,可以将《保险法解释三》第9条、第11条等关于受益人指定和认定规则引入《保险法》,以体现和落实对公正、法治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与践行。

此外,平等价值观也应当进一步融入和转化到《保险法》规则之中。如前所述,平等亦是《保险法》的重要价值理念,保险活动的当事人在法律上也应当处于平等地位,但由于保险合同的技术性、格式性,以及保险公司相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经济优势等,导致后者往往在保险实践中遭遇诸多不平等,其合法利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盖因如此,我国2009年修订《保险法》时,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与价值取向就是加强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保护,并在保险合同成立时间、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保险人解除权的限制、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规制、保险人理赔程序与时限要求等规定中获得

⁹ 刘风景: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法治之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64页。

¹⁰ [美]约翰·杜威:《公众及其问题》,本书翻译组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¹¹ 周尚君、邵珠同: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实证研究---以276份民事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43页。

落实与呈现。但是，伴随着保险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保险业从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迈进的同时，保险纠纷的数量亦持续增长，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保护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最高院先后发布了四个保险法司法解释，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强化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保护，意在于矫正保险活动双方当事人之间失衡的法律地位，促进保险业和金融业健康发展。鉴于此，本次《保险法》修订仍然需要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强化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保护，践行和融入平等价值观。例如死亡保险合同的效力涉及被保险人生命利益的保障及受益人长期期待利益能否实现问题，故为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保险法》第34条第1款规定此类合同必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方能获得法律效力，但对于被保险人作出同意和认可的形式、时间，以及被保险人的何种意思表示或者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其同意与认可却欠缺明确规定。更为严重的是，被保险人作为死亡保险合同的保障对象，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但其一旦以某种方式向投保人作出同意和认可，从而使死亡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之后，即便其与投保人、受益人关系恶化，曾经的深厚情感不复存在，但《保险法》却没有给其提供任何终止死亡保险合同的法律途径与手段，这无疑将使生命面临和陷入极大的道德风险之中。因此，有必要以平等价值观为指导和价值理念，细化死亡保险合同同意和认可规则，赋予被保险人以适当方式终止死亡保险合同的法律手段，维护其生命利益。这实际上也是《保险法解释三》第1条和第2条规范之意旨，可以将相应内容植入《保险法》之中。

再如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态势下，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转让频繁发生。对于因保险标的转让而引起的保险合同变更，我国1995年和2002年《保险法》第33条采通知-同意主义，¹²规定除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将保险标的转让的事实通知保险人，并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发生变更合同的效力，保险标的的受让人享有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保险标的转让和通知保险公司之间存在时间差，如果在保险标的转让之后，完成转让通知之前发生保险事故，无论是受让人还是转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索赔，保险公司都可能依据《保险法》关于保险利益的规定，¹³否定其具有保险利益而拒赔，使被保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基于此，2009年《保险法》修改时抛弃通知-同意模式，改采权利义务直接承继模式，通知不再影响受让人对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承继，更无需保险人同意。对于因保险标的转让而造成的保险标的风险增加，赋予保险人以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同时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转让通知义务，对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责任。¹⁴应该说，这一修改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了保险标的转让规则，更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让人利益保护。但是，面对复杂的实践，这一规定仍然显得颇为概括，并常因此引发纠纷。如以机动车转让为例，我国《物权法》实行登记对抗模式，¹⁵同时以交付为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与效力发生时点。¹⁶由此，《保险法》第49条中所规定的“转让”就可能面临交付与登记不一致的情况。此时，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是取得交付的该机动车的受让人，还是登记名义人对该机动车具有保险利益，并依据第49条主张被保险人的权利就将引发分歧。再者，第49条中的“转让”无法涵盖保险标的因被保险人死亡而被继承的情况。如此，在被保险人死亡时，其继承人能否承继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亦成为问题。职是之故，可以借鉴《保险法解释四》相关规定，¹⁷以平等价值观为价值支撑与指引，细化保险标的的转让规则，注重对被保险人和受让人的利益保护，平衡保险活动相关主体的利益。

在修订《保险法》时，除了以原则和规则为场域与关口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外，还要考虑是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目的条款问题。立法目的是一部立法的核心、灵魂与价值指引，如果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目的条款，无疑将极大地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源融入的地位，更好地发挥核心价值观的规范和指引作用。但问题在于，是否每一部法律都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立法目的条款？如果是那样，则将形成不同立法的规范和调整对象虽然不同，但立法目的却趋同的结果，这也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因此，是否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目的，需要根据该法的调整对象、调整特点及其价值理念综合考量。就《保险法》而言，似有必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立法目的条款。如前所述，我国《保险法》第1条所规定和描述的“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加强保险业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我国保险业健康发展”的立法宗旨，不仅十分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国家目标，而且契合核心价值观之社会取向与个人行为准则，完全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立法目的条款，以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险法》融入之规范补充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¹⁸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

¹² 1995年和2002年《保险法》第33条：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¹³ 1995年《保险法》第11条和2002年《保险法》第12条第1款、第2款：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¹⁴ 2009年《保险法》第49条。

¹⁵ 《物权法》第24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¹⁶ 《物权法》第23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¹⁷ 《保险法解释四》第1条、第2条、第3条和第5条。

¹⁸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义法律体系之当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保险法》,不仅可以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类型转化与法源维度提升,使其获得法律的规范属性与法律效力,而且可以进一步深化《保险法》的伦理基础与价值理念沉淀,更好地维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推动和实现保险实践领域的良法善治。但是,就我国法律实践与社会现实来看,作为民商事主体行为准则与法院裁判依据的规范类型不限于法源维度的法的表现形式,亦有其他类型的规范依据存在。职是之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不仅仅限于法源层面,还要在其他规范层面进行融入,以补充法源维度融入之弊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规范、指引作用。

在此有必要区分作为法源的规范类型与法源之外的其他规范类型。规范是人类构建和维护秩序社会的重要工具性手段。人类社会秩序亦是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以及其他社会规范共同作用与运行的结果,只不过近代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规范日益发展成为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此处所指规范意指法律规范,但却存在着立法者中心和司法者中心的立场差异。在我国话语体系下,通常所谓的法律规范,“基本上是在立法者中心的立场上来认识的,可以称作是一种立法者中心的法律规范概念。”¹⁹这是典型的大陆法系传统认识与立场,前文所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险法》融入的法源维度亦是以此种立场为立论基础的。不过,如果从英美法系司法者中心的立场看,法官对法律规范的创制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判例在制定法之外亦具有法律规范的属性与地位。就我国而言,虽然最高院于2010年11月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并陆续公布了一些指导性案例,逐渐建立起案例指导制度,但我国仍然是典型的制定法国家,指导性案例仅仅具有参照和指导作用,既不能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据,也不能获得法的规范性和效力强制性。但是,在我国却有一种较为特殊的规范形式,即司法解释,其无法归入我国《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法源之中,却是司法实践中法官裁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并在社会生活中切实发挥法规范的作用。为界分作为法源的法律规范与法源之外的其他法规范,刘作翔教授创设性地提出了“规范体系”概念,认为“规范体系概念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它能够囊括现有的所有规范类型。规范体系是一个比法律体系的内容更为庞大的体系,但法律规范是规范体系大家庭成员之一,且是首先的和首要的,并不是在其外。‘法律’是‘规范’之一种,此外还存在其他规范。”²⁰

司法解释即属于规范体系中的重要规范类型,其不同于立法解释。大体说,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同属于法律解释范畴,但立法解释作为“完善立法的重要手段,是发展立法的重要途径,是沟通立法与执法、司法的重要方式”,²¹具有与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故可以纳入法源规范范畴,而司法解释只是“一种完善、补充法律的重要手段,是介于立法和法律实施之间促进法律实施的一种技术”。²²我国《立法法》虽然在附则中规定了司法解释的备案制度,但其不能被归入作为法源的法律规范体系之,²³只能作为规范体系中的规范类型而存在和发挥作用。

在保险实践领域,《保险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都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故司法解释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保险法的重要规范场域与关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保险法》层面的融入与司法解释层面的规范融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可以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保险活动与保险业的规范和指引作用。

当然,由于司法解释多为法律实施层面的适用与操作规范,多表现为具体的法律规则,故作融入场域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保险法司法解释层面的融入主要表现为规则融入,具体融入的核心价值观及相应的规则内容一方面取决于《保险法》规则本身有无及其规范细致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发展给《保险法》规范实施带来的问题与影响,限于篇幅不过多展开。

此外,习惯、政策亦属于可以作为司法裁判依据的规范体系之规范类型,我国自2017年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第10条开始承认习惯的规范地位,并为《民法典》所沿袭。²⁴但是,习惯源于民众社会生活的长久养成,似无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融入。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即属于政策,虽然《民法总则》及《民法典》取消了政策的规范地位,²⁵但根据我国学者调查研究,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却常常单独适用或者与复合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裁判案件,从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宣示、教育说教、补强说理与说理依据的功能,²⁶由此也提出了在《民法典》生效实施之后,以政策为裁判依据和规范基础是否妥适的问题。

¹⁹ 李旭东:《法律规范理论之重述—司法阐释的角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²⁰ 刘作翔:“法源”的误用---关于法律渊源的理性思考,《法律科学》2019年第3期,第7页。

²¹ 周旺生:《立法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页。

²² 蒋传光: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思考,《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8期,第88页。

²³ 刘作翔:“法源”的误用---关于法律渊源的理性思考,《法律科学》2019年第3期,第7页。

²⁴ 《民法典》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²⁵ 《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依据这一规定,政策曾经一度是我国法院裁判案件的规范基础,但《民法总则》和《民法典》第10条在规定和赋予习惯以规范地位的同时,取消了政策的规范地位。

²⁶ 周尚君、邵珠同: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实证研究---以276份民事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42-43页。

参考文献:

1.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2. [美]约翰·杜威：《公众及其问题》，本书翻译组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4.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 周旺生：《立法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6. 李旭东：《法律规范理论之重述---司法阐释的角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 刘作翔：“法源”的误用---关于法律渊源的理性思考，《法律科学》2019年第3期。
8. 金梦：核心价值观入法的立法样态研究，《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
9. 刘风景：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法治之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年第4期。
10. 周尚君、邵珠同：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实证研究---以 276 份民事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11. 蒋传光：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思考，《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8期。